

翺 飛 翅 譜

电影文学剧本

展翅飞翔

李次膺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内 容 說 明

本書描写一位团长、老紅軍学习飞行技术的故事。这位剛剛由陸軍調來空軍当学员的老干部，文化水平低，身体也不象年輕小伙子灵活，無論在理論或实际飞行中都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他放下了干部架子，虛心向別人学习，頑强不息地鑽研。为了使动作輕柔，他抓着帶有尖釘的桿子練習，刺得滿手流血还不停止。剧本也描写了这位三十几岁还是独身的男子怎样为了学习而暂时放下了爱情的打算，但最后终于获得了一位文靜可愛的姑娘的爱情。

展 翅 飞 翔

李大膺 編劇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印张2十 字数47,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定价:0.20元

統一書号:10061·149

序 幕

初冬的早晨。紅艷艷的太陽，透過淡淡的薄霧從東方升起。

一位魁梧的上校，站在宿舍門前的石階上，出神地仰望著天空，一架架銀色的開擊機拖着雷鳴般的吼聲掠過他的頭頂。

“老張，到機場去看看嗎？”這是上校副政委王世偉的聲音，他，矮胖胖的，穿著一套舊呢軍服。他年紀並不大，但從他鬢邊的白髮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久經風霜的人。

“走吧，”上校說，“啊，等等，讓我換換衣服。”

上校健步走進自己的宿舍。宿舍明亮寬敞，安排得很簡樸，牆根放着幾件沒有打開的行李，一看就知道這主人是剛剛遷來的。

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張開兩只胳膊，叫道：“爸爸抱，爸爸抱。”上校慈愛地摸了摸小孩的脸，抱起來親了親，便放下說：“找媽媽去，爸爸有事。”這時，一位二十六、七歲的婦女從臥室走了出來，親暱地喊道：“小莉，來。”小莉蹦跳着竄入媽媽的懷裡。政委王世偉逗趣地對上校的妻子說：“小趙，你這個媽媽把孩子教得真好哇。”上校的妻子也不答話，只是給王世偉端了一杯水來，笑着說：“喝水吧。”

上校穿好飛行服便和王世偉走出宿舍，上了汽車。小莉還在後面喊：“爸爸再見，伯伯再見。……”

上校的妻子倚着門框望着遠去的汽車。……

汽車駛進了沸騰的機場。在方塊區旁邊停下。上校和副政委王世偉從吉普車里走了出來。

中隊長楊文增跑步上前報告道：“政委同志……”突然，他看見了政委身旁的上校，立刻愣住了，以致忘了還要向政委報告什麼。這時上校卻向楊文增伸出了手，親切地說：“教員同志，你好啊！”

“不，現在是中隊長了，”副政委王世偉糾正道。

好一陣，楊文增才象如夢初醒，驚叫道：“啊——張魯同志。”他緊緊握住上校的手，不住地搖撼着。隨即揮手向方塊區的人吆喝道：“喂——張魯同志來了！”方塊區的飛行員一擁而上，把副政委王世偉和張魯團團圍住。一個機械長，從人縫中鑽進去，攔住上校的脖子，問道：“張魯同志，還認識我嗎？”張魯說：“認識。郭小風，是吧？”

一位剛從飛機上下來的飛行教員，看到了人群中的張魯，禁不住尖叫起來：“張魯同志，張魯同志，什麼時候來的？”他興奮地奔向張魯。張魯激動地伸出兩支胳膊：“你好啊，張玉文同志。”兩個人熱烈地擁抱起來。

“同志們，”副政委王世偉指着張魯說：“他就是我們航校新來的校長張魯上校。”

“啊？！”人們相互傳遞着驚惶而又欣喜的目光。

正在和張魯擁抱的張玉文松開了手。

郭小風紅了臉。

“怎麼，給校長這個名字嚇住了嗎？”校長笑了，大家也笑了。

“給校長計劃的一次飛行，現在準備好了沒有？”副政委問楊文增。

“飛機早準備好了。”郭小風搶着說。

“好，我去飞吧。”校长张鲁对副政委王世伟說。

校长跨上了飞机。飞机噴着火舌凌空而起。校长駕着輕盈的歼击机，在深邃的晴空中做着各种特技。它时而翻滚，时而俯冲，时而消失在朵朵白云深处……。

“飞得真棒！”方块区的飛行員們，望着天空不住地称讚。

副政委王世伟背着手，眯縫着眼，紧紧地盯住张鲁的飞机。

一会儿，飞机輕輕地着了陆。

校长下飞机后，首先遇見张玉文。他握住张玉文的手，問：“工作怎么样？”

张玉文鎖着眉头：“不太好。”

校长：“为什么？”

张玉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紙来递给校长：“我們小組的學員李貴打报告不飞了。”

校长一边看报告，一边問：“为什么不飞了？”

张玉文：“因为飞得不好，中队长批評了他。”

校长：“啊，受了批評。一个飛行員經不起批評，还能經得起战斗的考驗？我們的飛行員应当是勇敢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充滿信心的战士，而不是娇滴滴的小姐。”他两眼盯住张玉文，“要好好和他談談。”

张玉文：“是。”

校长和副政委乘上汽車直往营房駛去。在顛簸的公路上，校长又一次看着那份报告，并且把它交給政委：“这样脆弱的飛行員，将来怎么能打仗？”

“是啊，我們今后應該加强对學員的意志的培养。”副政委說，“我一会儿亲自去找这个學員談談。”

在學員宿舍。學員們興高采烈地唱着，笑着。只有一个黑呼呼的楞头楞脑的大个子捧着头躺在床上。一个學員拉着手风琴，对那个大个子說：“我們的黑旋风李貴同志，怎么今天情緒这样不高啊？”

李貴翻轉身，吼道：“去去去，当心我揍你。”

那个學員說：“你叫我去，我偏不去。”說吧，把手风琴对着李貴的耳朵拉了起来，惹得同屋的人一陣大笑。李貴憤憤地从床上跃起，抓住那个飛行員，举起拳头。……

“干什么？”楊文增站在門口，大声叫道。李貴立即把手縮了回去。那个調皮的學員对楊文增說：“中队长，没什么，我們鬧着玩呢。”并且問楊文增，“中队长，听說咱們新来的校长过去是你的學員，是嗎？”

楊文增：“問这个干什么？那是过去的事情。”

“中队长，給我們講講校长学飞行的情况吧！”

楊文增推托說：“有什么好講的！？”

“中队长，講吧！”學員們七嘴八舌地說。

这当儿，副政委王世伟来了。楊文增連忙說：“校长学飞行的情况，政委了解得最清楚，請政委講吧。”

“請我講什么？”副政委說。

还是那个調皮學員：“政委同志，請你給我們講講校长学飞行的故事，可以嗎？”

副政委看了李貴一眼，微笑着說：“当然可以。”

“政委，咱們校长是什么时候參軍的？”一个學員問。

“校长是个老紅軍。”副政委說，“1933年就參軍了。……”

“什么！1933年？”一个學員驚訝地說：“哎哟！校长參軍的时候，我还没生下来呢！”这些天真的話，引起大家一陣哄笑。

副政委問：“你是那年生的？”

那个學員說：“1936年。”

政委拍着他的肩膀說：“真是個小鬼。不過校長參軍的時候，比你現在還小呢，才13歲。以後經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1952年他學飛行時候，已經是一位老團長了。……”

銀幕轉入1952年春天的一個上午。在春日和煦的陽光下，戰士們跳躍着齊聲喊着：“團長再見！”“團長再見！”“……”

團長張魯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他忙着和戰士們握手，不住地說：“同志們再見。”

一個小鬼急急忙忙跑來：“團長，師長來了。”

張魯連忙上前，師長握住他的手說：“去吧，去建設我們自己的空軍。在任何困難面前都不要退縮。”

張魯堅定地說：“我決不辜負黨對我的期望。”

師長又拍了拍那個小鬼的肩膀，囑咐道：“王春同志，去學飛行可得專心啊。不要貪玩、調皮，能做到嗎？”

王春抹了抹鼻子：“能做到，師長。”

一輛吉普車開到他們身旁。師長說：“上車吧。”

張魯和師長握手告別後，又向歡送的戰士們告別，他揮臂大喊道：“同志們再見！”歡送的群眾立即有節奏地回答：“團長再見。”張魯和王春鑽進了汽車。汽車拖着滾滾的灰塵，在遠處消失。

一支隊伍迈着整齊的步子向前走着。張魯走在隊伍的最

前头。王春走在队伍后面，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一架歼击机轟隆隆地飞过头顶，大家都抬头向天空了望。王春跟踪着响声找寻飞机，可飞机連影儿也沒見。他自言自語地說：

“这玩意儿可真快呀！……”

課堂里，一位蓄短发的女教員赵靜嫻同志用木棍指着黑板上的一个公式： $P + \frac{1}{2} \rho V^2 = K$ ，說：“这就是我們所講的罗莫罗索夫定律。”张魯全神貫注地望着教員，似乎想把教員講的每一句話都装进脑子里去。可是，看得出来，他坐在那里的确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的臉鮮紅，鬢边的青筋毕露。而坐在张魯旁边的王春則是另一个模样：他懶洋洋的，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张魯用手戳了他一下。他猛然惊醒过来，又端端正正坐着，好象刚才他並沒有打瞌睡似的，这时，教員說：“这堂課就講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問題嗎？”

沒有人提問題。

张魯躊躇了一下，站了起来：“教員同志，我沒听懂。”

教員微笑了，白淨的脸上显出两个酒窩。“請坐吧，我再简单地講講。”她撩了撩掉到額上的短发，“今天我們講的是飞行原理中一个很重要的定律：罗莫罗索夫定律。用公式来表示就是这样。”教員又指着黑板上那些公式，并且按照拉丁字母的发音把它念了出来。“这个公式的意思就是：在一定条件下，靜压加动压等于常数。……”

教員講完后，又温和地問张魯：“現在懂了嗎？”

张魯站起来，率直地回答道：“教員同志，我還沒完全懂。”

教員恳切地說：“好！一会儿我再給你講講。現在下

課。”

學員起立。教員走后，課堂里桌椅的碰击声和人們的噪杂声立即交織在一起。

张魯伸着双臂，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問睡意朦朧的王春：“小王，听懂了嗎？”王春擦了擦眼睛說，“沒有。”张魯責备道：“教員在上面講課，你在下面夢周公，那还能懂？以后上課可不能再打瞌睡啊。”王春低着脑袋点了點頭。

三

张魯和王春走出課堂。迎面来了一个人，矮胖胖的，穿着一套嶄新的单軍服，一边走一边看报。王春指着那个人，小声对张魯說：“团长，你看。”张魯定睛一看，跑上去抓住那人的胳膊：“我的政委同志，你好呀！”那人初是一怔，随即热情地說：“哎呀，老张。怎么，你来学飞行嗎？”张魯說：“是呀。”政委王世伟說：“太好了！我真羡慕你們。”政委又摸了摸王春的头說：“小王，你也来学飞行嗎？好哇！”沒等王春回答，他又問张魯：“学习怎么样？有困难嗎？”

张魯：“唉呀，別提啦，实在够噲。坐在課堂里，脑袋发脹，屁股发痛。这那里是課堂，比打仗还难受。打起仗来，稀里嘩啦，干脆利落，真痛快。可学理論，哼！”

政委：“是呀，这是課堂，也是戰場。……”

张魯：“不过象咱們这些大老粗，学习可的确比打仗难多了。今天教員講了半天，我也沒听出是什么名堂来。什么定七、定六的，还有什么囉里囉嗦定六……”

政委大笑：“什么，囉里囉嗦定律，哈哈……”

王春也格格地笑着說：“什么囉里囉嗦定律啊，是罗莫

罗素夫定律。……”

张鲁意識到自己說錯了，也大笑不止。

张鲁看到政委手里的报纸，問：“今天报纸上有什么好消息？”

政委气憤地：“有什么好消息啊！你看，美国飞机滥炸朝鮮和平居民，这就是美国侵略者所鼓吹的文明。”

张鲁把报纸摊开看了看咬牙切齿地說：“真是慘无人道。老王，你看朝鮮多么需要飞机的支援。可咱們还关在屋子里学什么囉里囉嗦定律，这玩意儿有啥用？咱們干脆，馬上去飞得了！”

政委严肃地說：“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头。要知道，一个飛行員，如果他不懂得飛行理論，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飛行員；同样，一个飛行指揮員，如果他不懂得飛行理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揮員。”

张鲁点了点头：“你說得对。”

四

在一个寬敞的办公室里，教員赵靜嫻正在埋头备课。她抬起头，猛然看見政委王世伟在看她写字，忙說：“政委……”政委揚了揚手，讓她坐下，并且問：“赵靜嫻同志，张鲁同志学习得怎么样？”赵靜嫻說：“学习成績是不大好，可是他虚心、踏实，不懂就說不懂，我想……”

“要多帮助他，”政委恳切地說，“一定不能讓他掉队。要知道，他是經過二十年革命斗争的紅軍干部啊！”

“政委，我一定尽力帮助他。就是他的文化程度……”

“小伙子，我参军的时候，連斗大的字都認不得两筐。”张鲁和张玉文坐在教室門外的牆根下聊天。

张玉文好奇地問：“那你过去在部队干什么工作？”

张魯撒了个謊：“当炊事班长。”

张玉文：“当炊事班长？炊事班长也能学飞行嗎？”

张魯：“怎么不能？只要立場坚定，身体健康就行。你看，我的身体多棒。”

王春頂頂冬冬地跑来，也在一旁坐下。

张魯：“张玉文同志，現在帮咱們复习吧。”

张玉文說：“今天教員講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定律。就是：靜压加动压等于常数。”

王春：“什么叫常数？”

张玉文：“常数就是不变的意思。”

王春：“为什么不变呢？”

张玉文紅着脖子回答不上来，生气地說：“这都不懂，不变就是不变嘛。”說罢，拔腿就跑。

王春和张魯望着张玉文的背影嘿嘿地笑着。

五

运动場上，滿都是蹦蹦跳跳的人。有的在打球，有的在練跑，有的在玩器械。……

王春在双槓上作双臂曲伸，张玉文在一旁数着：“十八、十九、二十。”

王春从双槓上跳下来，对张玉文說：“比文化我不如你，比力气我比你强。”

张玉文不服气：“好，看我的。”

张玉文跃上双槓。王春在一旁数着：“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一个……”

张玉文把腿挂在双槓上，反轉身来生气地問：“你怎么数的？”王春放声地笑着。……

体育教员吹着口哨：“十一班集合。”

队伍迅速地集合好了。教员用目光把整个的队伍一扫，问：“张鲁同志怎么没有来？”

张玉文：“不知道。”教员说：“你去找找。”

张玉文答应一声“是，”便跑步离开去了。

在教室大楼外面的草坪上，教员赵静嫻正在帮助张鲁复习飞行原理。张鲁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吃力地写着拉丁字母，赵静嫻捂着嘴打个呵欠。张鲁说：“教员同志你累了，休息一会吧！”

“不，我不累。”太阳把她的两颊映得绯红，“你倒是该休息一会了。”

“我这个身体，棒极了。过去打仗几天几夜不睡觉，照样干，这算什么。”张鲁说。但当他看到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拉丁字母时，又皱起了眉头，“不过，说真话，我这个脑瓜子，学起这玩意儿来的确够受，象要爆炸似的，特别是这些外国字，真他妈的。”张鲁用钢笔使劲往那个用拉丁字母写成的公式上戳，纸破了，一滴墨水掉到那个公式上。赵静嫻颇有兴味地听着他说话，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时，赵静嫻笑着说：

“这说明你现在非常需要休息休息脑子……”

“教员同志，现在怎么能谈休息呢？”张鲁认真地说，“象我这样的文化程度，别人使一分力量，我就得十分、二十分，不这样不行啊！”

赵静嫻感动地点了点头：“好，现在咱们再继续复习吧！”

送影：张玉文跑进宿舍，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张玉文跑到教室，教室里没有人……

“你看，假如我吹这两张紙，它是分开还是合攏？”赵靜嫻拿着两张薄薄的紙問張魯。

“当然分开囉！”張魯不加思索地說。

“不，我吹这两张紙，紙不仅不会分开，反而会吸在一起。”赵靜嫻輕輕地吹着，真的，紙沒有分开，反而粘在一起……

張魯看得津津有味。赵靜嫻說：“这就是罗莫罗索夫定律的应用……。”

張玉文急急忙忙跑来，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說：“你怎么在这儿啊，叫人找死了：快，体育教員叫你去。”

張魯笑了：“你看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赵靜嫻說：“咱們另外再抽時間复习好了，現在去吧。”

張魯拿着講义，对赵靜嫻說：“教員，謝謝你。”說吧，便跑了。

張魯和張玉文到了操場。这时，队伍正整齐地排在双槓兩側依次練習器械操。張魯喊了声“报告”，站在隊伍的最后面。

學員們依次練習着双槓，快輪到張魯时，教員发现張魯蹲在地上画什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好奇地走到張魯背后，看着。四周的人也都围了上来。張魯对这种情况并没发觉，他还是不住地在地上画着，地上密密麻麻画了一片，还头也不抬地問：“教員同志，你看对不对？”張玉文戳了張魯一下。張魯抬起头来，看見大家都围着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教員感动地說：“張魯同志，休息一会吧。”

靜寂的夜。

政委王世伟同志正在看書。他撩起衣袖，手表的時針正指着11點。他帶上電筒，閉上燈，往學員宿舍走去。……

政委走到學員宿舍門口，輕輕地推開了門，躡着腳走了進去。在政委的手電光照射下，顯出一張張熟睡的脸。王春半个身子露在外面，政委輕輕地把被子給他蓋好。可是，當政委的手電落到最里面的一張床鋪時，不禁使他有些惊异了：床上沒有人。政委把手電照到床頭的木板上，清楚地看出一張白紙條上兩個字：“張魯”。政委自言自語道：“他到哪儿去了呢？”

送影：政委到教室，教室的門鎖着。……

政委又回到學員宿舍，依然沒有人。

政委在宿舍門口躊躇着，眼前一片漆黑，只有靠牆的小屋漏出一縷淡黃色的光。燈光照亮的門窗玻璃上，現出“廁所”兩個字。政委悄悄向廁所走去。廁所的門半掩着。政委從門縫往里看去。……

張魯獨自坐在一把掃帚上，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什麼。一會又沉默不語，苦苦思索。突然，他敲着腦袋嘆氣說：“媽的，剛記住又忘了。”他放下講義，走到水槽前把水龍頭擰開，用涼水澆自己的頭。好一陣，他才把濕漉漉的頭抬起來，用手帕把頭上的水擦了擦，說：“这下腦子可清醒多了。”他拿起講義，又說：“為什麼流速大，壓力便小呢？”他又墜入沉思。一會，他從本子上撕下兩張紙，吹着，紙吸在一起，他高興地說：“‘嗨，真有意思！……’”

“是呀，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政委的話從張魯身後傳來，使張魯大吃一驚。他迅速轉過身來，把講義藏在掖下。還沒容他開口，政委又說：“怎麼還不睡呢？”

張魯若无其事地反問道：“那你怎么还不睡呢？我来解手

啊。”

政委指着他接下的讲义，“解手？这是什么？”

张鲁无可奈何地笑了。……

七

在政委簡朴的宿舍里，政委和张鲁正在爭論什么，但空气非常和諧。

“学习中要用功，要苦学苦练，这是对的。但学习不是拼命啊！应当注意身体。”政委說。

张鲁拍着胸脯說：“我这个身体象牛似的，沒問題。”

政委：“一个人拼命干，不休息，再好的身体也不行。列宁同志說：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张鲁指着牆上的标语，結結巴巴地說：“可馬克思說：在科学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在什么小路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輝的頂点。”

政委：“好家伙！你把馬克思搬出来压人啊。这个問題咱們留待以后来討論。不管是一怎么样，今天是星期天你一定得去休息休息，跟我一起去玩一天。”

张鲁：“到哪儿去？”

政委：“北海公园。我老婆在九龙壁那儿等我。她还說，一定要我把你带去。”

张鲁：“好，奉陪。”

政委：“老张，你这老光棍，什么时候也该对个象啦。”

张鲁：“現在一切为了学习，誰顧得上那些！毕业后再說吧，不过，那时候你可得帮忙啊！”

政委：“当然。不过更主要的是靠你自己。好，走吧。”

张鲁摸了摸黑碴碴的胡子说：“等等，让我去刮刮胡子，要不，在祖国的首都邇达，象个刺蝟一样，不大好看。”

八

春天的北海是迷人的。高聳的白塔为翠綠的树木所环抱。清彻的海面上蕩起只只游船。海面上不时飄来青年男女們动听的歌声。堤岸上，鮮花盛开，游人如織，对对的情侶在这里度过他們难得的假日，辛勞的工人在这里洗滌他們一周的疲勞。……

在熙熙攘攘的九龙壁前，站着一位二十三、四的姑娘。她，穿了一套熨得异常平滑的退了色的空軍制服，看起来洁淨而又大方。她就是赵靜嫻。她的对面，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开始发胖的妇女，把照相机举到眉間，連声說：“小赵，笑笑，笑笑……好啦。”那个妇女叫朱华。

照象后，两人便到那小土坡的椅子上坐着休息。赵靜嫻看到朱华在东张西望，便笑着問：“大姐，你在找誰呀？是不是政委？”

朱华說：“是呀，还有张鲁呢！”

“张鲁？”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使赵靜嫻听起来有些发慌。

朱华敏銳地觉察到这点，故意問：“你也認識张鲁？”

“認識。”

朱华笑着說：“小赵，我問你一件事，可不許撒謊……”

“什么事？”赵靜嫻似乎也猜中了几分。

“老实告訴大姐，有对象沒有？”

“沒有。”赵靜嫻羞答答地說，“你問这个干嗎？！”

“問这干什么！当大姐的就不該关心你这件事嗎？”朱